

草山 残梦

金陵春梦续集

第三集 同床异梦

唐人 著
赵元龄 整理

讀此書者
部同志今後
革命與救國
一月十五日在華
合



草山残梦

第三集 同床异梦

唐人 著
赵元龄 整理

华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 心灰意冷 蒋介石内外陷困境 (715)
心狠手辣 杜勒斯朝鲜点战火

第三十八回

- 抗美援朝 志愿大军跨过鸭绿江 (732)
保家卫国 中朝人民并肩杀顽敌

第三十九回

- 灭绝人性 美军使用细菌战 (754)
惨无人道 美蒋迫害我战俘

第四十回

- 弄巧成拙 伪造战俘家书 (789)
勾心斗角 美蒋各怀鬼胎

第四十一回

- 签订和约 蒋家父子又忍又让 (820)
又要伎俩 美日双方又拖又推

第四十二回

- 和约签罢 蒋介石四处挨骂 (854)
拉台入伙 雷德福赴台看货

第四十三回

主挖墙角 大特务摇身投美 (881)
奴忙补洞 郑彦棻四处碰壁

第四十四回

夺利争宠 小巫骗大巫 (908)
貌和神离 蒋家防美方

第四十五回

如此亲热 美密使相中孙立人 (935)
真真有趣 蒋介石成了惊弓鸟

第四十六回

偷袭南日 两美官活该丧生 (963)
暗算台湾 众蒋军被迫卖命

第四十七回

又惊又喜 胡博士自美返台湾 (994)
边迎边防 蒋介石心神更紧张

第四十八回

雪上加霜 台风肆虐台南 (1021)
忧中添愁 侨领实难解困

第三十七回

心灰意冷 蒋介石内外陷困境
心狠手辣 杜勒斯朝鲜点战火

书接上集。话说解放大军胜利登上舟山群岛之后，整个台湾为之颤抖。连日来台湾岛上谣言四起，传说纷纭；物价陡升，盗贼猖獗，民众怨声载道，骂声漫天。同时闽南沿海、闽粤交界处的东山岛也告解放，解放军仅仅花了九个小时，便自抢占滩头阵地到胜利结束战斗。没有精良海空军事装备的解放军，在国民党军界人士心目中有如神话人物，更使草山气氛低沉混乱之极！

那一日，退任的第七舰队司令、挂着记者名义的柯克匆匆造访草山，一见蒋介石面便道：“舟山距离远，丢了就算了，只是东山岛地位极为重要，它与金门岛同为福建东南沿海两大基地，如今落入共军之手，煞是可惜啊！这么一来，金门岛可就孤立了。”他望了望坐在不远处的蒋介石，只见这位总统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不哼一声，连忙挨近老蒋身旁坐下，强笑道：“不过……阁下可不能如此垂头丧气，局势是十分危险，台湾是听得到共军的枪炮声和脚步声了，你可要打起精神呵！我这几天在岛上所见所

闻，确实不妙。”

蒋介石听罢愤然对老友道：“柯克，华盛顿怎样对我，你是亲眼目睹。”

柯克叹道：“我们失策之处是多，但无论民主党、共和党，台湾是再也不能放弃的了。今日之下，如何安定民心，稳定物价，是为上策，否则人心如再动摇，那就不得了啦！”

蒋介石浑身淌汗，低声说道：“难道华盛顿方面，对我今天的困境，真要见死不救么？”

柯克叹道：“不不，哪有这个道理？问题是眼下如何援台，可大可小，可快可慢，各方争辩，意见不一，决定不下。”

蒋介石闻此言气得几乎昏厥过去，嘴里嘟囔道：“可是……可是我……可快要……”柯克见状急忙上前扶住老蒋，安慰道：“你放心，放心，有我在，我一定尽力想办法，催促他们拿定主意援助台湾。不过……不过我们的情形你也明白，对付共产党这几乎确实不容易，我们已经弄得手忙脚乱，如今是举棋不定呀！昨天有消息说，我们可能利用中共立脚未稳之际，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可又顾虑甚多，不敢贸然行动。不过，你也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再来一次大战，实在困难太大太多，而且老百姓也亟需休养生息，这当儿要他们劳师远征，唉……”

蒋介石冷笑道：“我不稀罕美国出兵，这一张牌我已心灰意冷。我现在只希望美国能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他用拳头在沙发扶手上重重一击：“再迟，就来不及了，就没有用啦！你回去对他们说，我蒋某人如果守不住台湾，对我自己固然不用说，请问对你们美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请他们三思啊！”

柯克忙不迭安慰道：“对对，老实说，美国对台湾重视之心并不在你我之下。”他似乎感到失言，忙说：“今天来看，美国义勇军或许可以开到，虽然人数不多，可声势就大啦！因为这是美国的义勇军呀！当然，除了派遣义勇军，别的援助也可以设法。可

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灰心丧气，应该打起精神，嗯，应该拿出你当年当黄埔校长的劲头，拿出你当年北伐的劲头，把国军整治整治。嗯，对了，眼下你应该先把台湾的物价压下去，还有……”

蒋介石对柯克的话压根儿不感兴趣，他心里明白，那柯克这样做，无非为了美国。试问如义勇军未到而台湾不可收拾，美国驻台兵力又无济于事，岂非眼睁睁看它自己演变？蒋介石还从“美援”屡拖屡减还屡屡开空头支票的情形中，愈来愈感到美方对他失望之感越来越大，几乎失掉了信任。想到这里，蒋介石顿如雪上加霜，几乎万念俱灰。他送走客人，回到客厅，颓然坐下，他把孙子艾伦叫到厅里来，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跟前，一手搁在他头上，欲言又止，一祖一孙，双双发怔。良久，蒋介石长叹一声，又命侍卫官把两个儿子唤来。他屏退闲人，凄然道：“要你们来不为别的，我忽然想到，天下之大，只有我们一家在这里同患难、共甘苦了。”蒋经国闻言如遭重击，两耳“嗡”的一声，天地变色，忙问：“阿爸，刚才柯克来过，他……”蒋介石苦笑道：“他没有肩膀，对美援无从谈起，安慰半天，也不过民间援助。而且民间援助在什么地方，也还难说。”蒋经国再问：“那他只为说空话而来？”蒋介石叹道：“也不，他希望我们稳定物价，否则他说会不可收拾，到那时候，那……”众人默然。

突地蒋纬国问：“阿爸，这样看起来，我们还有必要在这里呆下去？”蒋介石怅望窗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半晌才说：“瞧模样，他们是希望我们走，之后，他们就要把台湾给联合国托管了。”

蒋经国早已发现他父亲的衰老，但以此刻为甚。想到万一有个什么，后果之严重，不寒而栗。如能由他先走，这样也好。当下爷儿三个破例地谈到了出处，谈到了日本，也谈到了瑞士，却无人提及愿往美国国土。

“或许有这么一天，”蒋介石恨恨地说：“他们要接我到美国去

住，那教我面子往哪儿放呢？我一直以为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死敌，想不到……”他咽下半截话：“唉！”

“阿爸放心，”蒋经国道：“这种局势，由它去吧。阿爸先去，我留在这里，再看风色行事。”

“这个办法是好，”蒋纬国道：“我看就让哥哥留在这里一个时候再说。”

蒋介石反而没什么好说的了，甚至后悔对两个儿子说了这么多，万一传出去，可能对若干部门发生坏影响；于是乱以他语，把话题转向离岛的增强与防御。蒋介石皱眉问儿子道：“我们在浙江的游击队到底如何？伤亡重不重？有什么进展？”

蒋介石对外宣传还可以勉强胡扯一阵，说大陆有多少多少游击队之类，但关起门来一谈，就没说的。蒋介石的游击队不是没有，但在解放以后的大陆任何一个地方，人们在翻身之后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痛恨已经毋须作任何解释，蒋的游击队能立得住脚才有鬼。特别舟山已失，靠一些盐枭海盗“打游击”也已毫无可能，于是蒋介石在听了儿子转弯抹角的报告之后，几乎失声而泣。

他的正规军已退台“保全实力”，游击队又给对方照单全收，作为台湾本土屏藩的各小岛，前途岌岌可危。

蒋介石依稀听到，大军脚步声近了。紧接舟山解放，杭州海口乍浦镇以东的滩浒山岛、玉盘山岛，浙江沿海的板机山岛、白沙岛、蛇蟠山岛、穿山岛、琅玕山岛、狗头山岛等等也告失却。损失惨重并不在于人员枪械弹药与电台等物，而是“反攻大陆”的破产，以及企图用以壮大声势、名存实亡的“游击队”！

大军脚步声近了！

七月间，长江口外嵎泗列岛又卷入解放战争的炮火，八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对方只花了两天时间便全部拿下。而特别使台湾震撼的是：对方的海军已经出动！

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事后亲自听取无法潜伏嵎泗列岛而

逃回台北的特工哭诉，才知道草山之中方七日，世局剧变已千年了。

“他们有海军，”部下说：“穿海军制服，还有舰队，有更多的登陆艇冲锋！”

“苏俄的兵舰啦！”陶希圣道：“有多少？”

“不不，”那人道：“是我们过去自己的舰队，形状、大小、配备我都认识，有很多人还是从这里过去的。”

“胡说！”桂永清万分狼狈，但又无法转圜，只得听他说下去道：“各主岛都打硬仗，两天的战斗十分激烈，很多人逃散了，但都给可杀的当地老百姓一一指认，都给活捉。我因为一去就开小店，没给老百姓指认，这才逃出来了。”

“支队长张冠军呢？”

“给俘虏了，连副支队长以下，活着的三百多人没一个逃脱。大批大批轻重机枪、卡宾枪、子弹给他们放在沙滩上集中……”。

“他们的海军是怎样的？”

那人于是描绘对方海军服装、配备是个什么样儿的，特别是这些话钉子似的锤入蒋介石心脏：“他们说，虽然敌人已经成了死猫，但我们还要当他活虎打，不能骄傲！”

亚热带的七月并无秋意，但草山入夜颇凉。季候风使山林间起着波涛，蒋介石听来如泣如诉。窗外远眺，偶见几片落叶飞舞，飘荡虚弱，使他有出世之感。

披山岛又像落叶似的掉了，这是蒋介石希望守得住的一个点，位于浙江海面温岭县南隘顽湾外，经不起一下子，瓯江指挥官林卓以下官兵四百余人全部被俘。玉环县长林涑等以下官兵五十余名被击毙，不独大量武器弹药遭受损失，“新峭石”号炮艇且被击沉，另一艘被俘，一艘负创逃归。

北麂山岛也如落叶般脱离了蒋介石这根枯树干，在浙江南部瓯江口外这一基地上，“东南反共救国军”副军长李东藩、第一纵

队指挥官李东明、参谋长周凤梧、第八纵队副指挥官周坤愈以下五百余人被俘，伤亡仅三十名，失却汽艇、火箭炮等军用物资甚多，这使蒋介石十分伤痛：已经没什么人为他卖命了，特别是这批“反共救国军”，不同普通壮丁，仍也如此。

落叶之中还有福建东北沿海三都澳港外的西洋岛，而且这一仗还有一个特点，桂永清派去支援的四艘炮艇作用毫无。既不能助守军退敌，更无法迫使对方离去。

落叶之中还有东山岛以东二十余里的菜屿岛，这一仗把“九龙纵队长兼南靖、漳浦、云霄、诏安、平和五县指挥官”徐植卿、参谋长王雄兰等一网打尽。

檀头山、南菲山也随风而逝，“国防部沿海工作队副司令”姚五臣、“浙江人民反共突击队”大队长吴中廷等以下两百多人全遭生擒，死亡七十余名，炮艇等被击沉达六艘之多。蒋介石即使故作镇静，也难以掩饰他的惶恐之情。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法？”蒋介石又邀柯克上草山，问道：“连日抓人，物价趋平，这是内部的事，可是他们有了海军，这真是不得了哇！”边说边捶沙发扶手。柯克安慰他道：“后天我要回国看看，同他们交换交换意见，我必将尽力，请你放心，不过有几件事情，似乎非做不可了。”

那柯克“临别赠言”，无非是物价务使勿涨、台湾美方必“守”等等，最后又说：“局势是不好，但这不但有关你的，也有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我这次来时，华盛顿有几名巨头环绕着一个大问题在做文章，那就是：要不要向中共动手？”

蒋介石眼睛一亮。

“包括麦克阿瑟在内，”柯克道：“人人都是拿不定主意。如果不向中共动手，再过几年它更强，再动手也动它不得了！动不得，亚洲好多国家和地区就会受它的影响，而在他们自己国内，把美国的利益踢出几万丈！”柯克透露了口气：“如果动呢？用什么名

义？有没有把握？……”

失望的蒋介石皱眉道：“我听过不知多少次，对于向北平动手的说法，只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的耳朵都长茧了。”

“你听我说，”柯克道：“话是这么说，但这一次的研讨不平常。”他放低声音：“你当然明白这个消息的分量，那是绝对不能走漏任何风声的。他们建议：如果对南韩多瞧几眼，事情就很新鲜。如果以朝鲜半岛为基地，向北推进，向黑龙江发动攻势，再配合其他地区的夹击，那么整个局势……哈……你是会明白的。所以南韩在今天，实在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重要性。”

蒋介石想了想，稍有笑容道：“嗯。”

“而且你也明白，”柯克道：“今天的美国情形不同战时，大家都复员了。共产党并没有对美国挑衅，要发动一次对北平的战争，老实说并不容易。可是如果利用南韩呢？情况又有所不同，成功了，北平就完了，你们就可以还都；万一失败呢？美国无论如何不能自遥远的朝鲜海岸受到威胁。而且这件事情的成败并不是五十对五十，连拥有强大海陆空三军的日本尚且不是我们对手，海空毫无办法的北平他怎能与美国相比？”柯克兴奋起来：“你不必发牢骚，你看到的是台湾一隅，华盛顿看到的是整个世界，华盛顿成功了，你也有一份，先弄好台湾再说。”他以拳击掌：“不管我们的出发点如何，反共是相同的，不能坐视北平强大也是相同的！”

“有希望了！”蒋介石目送柯克下山，脸上掠过一丝罕见的笑容，甚至做礼拜、晨祷晚祷也特别巴结起来，他渴望上帝赐给他奇迹，一夜之间战火起，三天之内北平陷，即使是三个星期吧，共产党必然难挡美国的海陆空武力！于是蒋介石大叫：“三次大战即将爆发！”国民党官报上充塞着火药气。

但蒋介石还是感到失望：一旦大战开始，而他还没有从台湾杀出去，人家却先攻下台湾，那还有什么好戏看呢？如果要守住

台湾，而美国军援不来，又该怎么办？蒋介石当然渴望美军协同守台，但再一想一旦美国在台武力超过了他的实力，那就得不寒而栗！儿子劝他不必为这个问题着急，美国不可能出兵台湾，因为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曾经发表过一个声明，尊重台湾属于中国，以一个堂堂大国的大总统，绝不可能半年后言而无信，派兵来台树立另一种政权的。蒋介石忙要儿子把这声明再念给他听，蒋经国调来档卷，读道：

“阿爸，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杜鲁门说得好：‘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可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例证，要求国际上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大会去年十二月八日通过的决议案予以重申。该案要求一切国家不得：（一）在中国领土内取得势力范围，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二）在中国领土内追求特别权益或特权。上述原则在目前的形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以及中国主席曾声明他们的目的是：日本自中国夺去的领土如台湾应归还中国。美国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的签字国。波茨坦宣言称：开罗会议条款应即执行。日本于投降时也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为实践以上各项宣言，台湾即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也承认中国得对该岛行使权力。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也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

蒋经国透过一口气来道：“杜鲁门这个声明，二月九日那天，美国国务院还加以重申，四个月之后，本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再重申杜鲁门一月五日的声明有效。”蒋介石的脑子另有所思，对于这些已经搁在一边，却问道：“杜勒斯到南韩是哪一天？”

蒋经国道：“六月十七，今天是六月廿三，他还没走。”

“杜勒斯到南韩去干什么？”

蒋经国一怔，说：“还没有消息来。”

蒋经国似有所悟，低声说：“东京有消息来，说局势是外弛内紧，麦克阿瑟整天开会，甚至把美国国防部长詹逊、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都请过去了……”蒋介石忙问：“詹逊他们几时到东京去的？”

蒋经国道：“本月十八到东京，定今天廿三回美国。见诸于报纸的，说是访问日本。”

“经国！”蒋介石十分紧张：“我总觉得，局势可能爆冷门。”蒋经国当然明白他父亲指的是什么，可是国民党过去对好多问题的看法，实在是一厢情愿，非常可笑，因此对杜勒斯忽然去南韩、詹逊等突地飞东京的不平常行动看来，特别与五角大楼的以朝鲜半岛为基地以直扑中国东北的战略相联系，给人的印象确实不平常，但也有“两可之间”的可能。于是父子两人相对默然，谁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但谁也不便遽下定论。

半晌，蒋经国苦笑道：“这个局势，对美国是不利的，他们希望有所变。但怎么变法，是大问题，变得好，不用说，变得不好，声望更低。”他咬牙：“因此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在存心……”他咽下去“牺牲”二字：“存心让我们为难，他却一心一意想抓紧台湾。”蒋介石道：“别提这个。我问你：万一朝鲜打起来，我们怎么办？打出去？”

蒋经国愤然道：“他们根本没通知我们！”

蒋介石似乎给杜鲁门当胸揍了一拳，凄然道：“是呵！他们忙得东奔西走，人仰马翻，就是没通知我。”他迷惘地问：“如果打起仗来，他们又不通知我们，万一北平趁这机会，”他打了个寒噤：“岂不是……”。

蒋经国也困惑道：“根据杜鲁门的声明，以及艾奇逊的保证，

台湾的问题是澄清了，我们立得住脚，这一点可以放心。至于他们所以不通知我们：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没什么说的；如果是打仗，那一定把中共置之死地，由我们还都南京，而且战争一定是速战速决。”

正当蒋介石父子无所适从，伤透脑筋之际，杜勒斯却已向李承晚面授机宜，并亲自出现在南北朝鲜的交界线，自南韩守军军事中，用望远镜观察对方阵地。他貌若平静而心头紧张：因为从整个形势来看，美国在各地的“利益”已如江河日下。为了满足华尔街大老板们对市场、原料与廉价劳动力的榨取，美国必须在这时期打它一仗，而这当儿中国大陆建国甫始，立脚未定，此时动手胜券在握，再不动手就“来日大难”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杜鲁门终于在朝鲜点燃了战火，命令李承晚向北发动攻击，大言不惭地说是“北伐”。

美国政府豢养的李承晚部队，奉主子之命、以美式配备，由他们担任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凶手，企图由美国吞并朝鲜之后，就把战火烧到中国，再搬出一班人马来侵略中国！美国在新生的中国面前发抖之余，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为在它建国不久，立足未定之际狠狠地予以一击，美国独霸中国、敲骨吸髓赚大钱的“好时光”就会恢复。美国由此全面统治亚洲，并以此为基础征服全世界，这便是美国发动韩战的目的。

正当美国国防部长詹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东京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密商回国之后的第三天，正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观察北韩阵地之后没几天，第一枪自南而北，战争开始！而正当美国指使李承晚发动战争的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命令美国空海军到朝鲜进行战争，同时又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领海，武力干涉中国的台湾问题；同时杜鲁门又命令增强对越南、菲律宾等地的控制。这些事实更证明了美国发动韩战的目的乃是侵略中国和整个亚洲，证明李承晚的挑战不过

是为美国一连串侵略行动寻找一个借口而已。

杜鲁门——这位美国政府的发言人、“大总统”，在一口咬定“金日成挑衅”的同时，把早已准备好了的陆、海、空立刻派到南韩、台湾海峡、菲律宾与越南，以支持其“可怜的打手”李承晚、蒋介石、季里诺与保大政府。同时宣布以海军控制台湾的理由说：“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任何人可以想象到：如果美国无发动战争野心，这一系列的举措不可能在短短廿四小时之内一套一套搬出来，且不提对这战争是否需要先行调查。

于是，美国老板们如何横暴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一览无遗，全部暴露在世人们面前了。

英勇的北朝鲜人民抵抗着美国装备的李承晚雇佣兵；美国空军帮助李承晚屠杀南韩人民；台湾蒋介石在手足无措之中，中国大陆上空弥漫着悲愤激动的气氛，一如“九·一八”的来临！

蒋介石废寝忘食地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这把火使他喜惧参半。他成日价听取各方报告，渴望火舌迅速烧到东北，可是只有李承晚鼻青脸肿的消息。蒋介石也注视大陆的态度，探听北京会出兵否。蒋经国道：“北平对这件事突如其来，不可能决定得这么快，不过官方已经有所表示，不能忽视。”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蒋经国读着记录道：“他们说美国正在袭用当年日本先侵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伎。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他们说美国此举目的不是朝鲜本身而是为了侵略中国，有如日本人当年的情形一样。他们说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人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密切万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他们……”蒋介石惊道：“那不是等于要参战了吗？”

“倒没有这个决定。”

“快收听！”蒋介石指指收音机道：“快收听！现在是一分钟都不能放过，万一世界大战真的爆发——其实据我看是已经爆发的了，我们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娘希匹华盛顿事先竟不通知一声。”

“他们对杜鲁门的声明又怎么说？”

陶希圣马上接嘴道：“机要室刚刚收到北平的广播，其中重点是说：‘杜鲁门一月五日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曾被美国国务院在二月九日加以重申，直至本月廿三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杜鲁门一月五日声明的有效。现在杜鲁门证明了自己在一月五日是一个骗子，而在六月廿七日是一个强盗！’”

蒋介石心头一沉：这几句话对极了，不但是言犹在耳，而且是白纸黑字，抵赖不得。蒋介石心想美国在中共心目中是骗子和强盗，在自己心目中究竟是什么呢？连日商量来、商量去，没个见地，于是召集亲信，就杜鲁门声明彻底研究一番。陶希圣第一个发言道：“现在第七舰队已经快到了，这实在太好，我们已经对外宣传，说第七舰队此举，完全是为了掩护本党反攻大陆！这样说法对我实在有利，试问北平立脚未定，共产党根本没有空军，海军也谈不上作战，怎能同美国人拚？何况国军经过长期整训，正是士饱马腾，啊呀呀这局势实在教人兴奋！”

蒋经国瞅了陶希圣一眼，皱着眉头说：“我所顾虑的是‘中立化’三个字。杜鲁门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台湾早已不成问题了，怎么又来了个‘太平洋安全恢复’、‘对日和约缔立’、‘或从联合国考虑以后’？这三句话每一个字都使我们感到不安，好像我们处身台湾，而台湾却变成了一条有问题的船！”

于是众人在七嘴八舌之后，心情郁闷的蒋介石沉重地说：“也真是的，这个声明搞得我伤透脑筋！这局势本来很清楚，给他这样一来更变得十分混沌不明。娘希匹金门马祖还在我们手里，却不在第七舰队防卫之列？这算是什么意思？金门岛上的守军，一

粥一饭都要台湾供应，而我们的运输船只必须有空军护航，可是根据杜鲁门的这番话，好像我们的空军不能这样做了，又算是什么意思？还有，杜鲁门既不许他们打过来，又不许我们打过去，他自己倒放手在南韩参战，这又是什么意思？一旦北平参战，我们呢？”他使劲搔头，“还有，如果金门我军发现共船，开不开炮呢？”他忍不住一肚子别扭，大声喊道：“娘希匹是不是要弄一条绳子绑住我们，要我们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通知，更谈不上商量，让我们过死日子？”

众人闻言默然。

蒋经国道：“北平的态度，有没有值得我们参考的？”陶希圣忙说：“毛泽东的声明很简单，可是要说的都说完了，他说：中国人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他说美国人这样做只能引起亚洲的广泛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一月五日还声明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陶希圣道：“这一句话很厉害：‘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

蒋介石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说的？”

“毛泽东是在北平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说的。”陶希圣道：“周恩来也为此发表声明，他以外交部长身份说的，说他代表他的政府声明，美方此举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他说美国政府这种暴力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是增加了中国人的愤慨。”

突地蒋介石大声问：“周恩来还说什么？”

陶希圣忙不迭答道：“他说他代表北平政府宣布：不管美国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